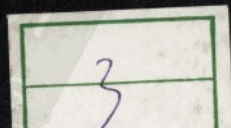


太史医案初编

(五)

中医诊本丛书



太史醫案初編五

卯

誠子八則 嘉慶四年四月初一作

勤儉孝弟一

勤儉爲人養生之本。孝弟爲人保命復性之原。蓋人有田不耕，有技不習，有書不讀，則食從何來？錢自何至？幾見先貧後富，錢穀豐盈，未有不由苦力勞瘁，儉嗇自甘者之所得乎？又幾見遊惰之子，花費錢穀之能，終身溫飽而不餓死道路者乎？此勤與儉爲人所必需者如此。然徒知勤與儉而不知己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吾愛吾身而不愛及敬，是爲不孝；吾愛吾身而不推及兄弟，是爲不弟。幾見自古神聖身爲天子而不追崇父母，兼及兄弟，身爲盜賊而不連及父母，貽累誠子八則。

同氣者乎。但不孝不弟人多自忽。其在父母不獨侍膳寢問朝夕所需毫不可缺。卽其語言掇戾形色不和。是卽不孝所由起也。縱使嘉餽脩具而志不與親迎實與養犬馬何異。是尚得謂之孝乎。其於兄弟而見無端釁起。蕭牆變生。自當聽族講和。縱或不合。亦不可輕動紙筆妄告。迨至橫逆頻加。族有挑唆詭僻。牟利扶同。扛幫有非理道。可以抵禦者。則不得不借官法以止其變。然亦稍可卽止。不得極力追求。此是萬不得已之事。若止錢物細故。而卽爭競不已。并挾婦女子姪扛幫。是尚得謂之弟乎。余愧年已八十。光陰有限。第恐爾之孫子先不振作。自與或入遊惰。其餓禮以乏其身。以致身絕嗣滅。并或

內有知世艱苦。稍有餘積。或見世尚繁華。衣服器皿食物。皆以時計。老拙古朴。笑爲無用。以致色色趨時。銀錢漸耗。加之生齒日繁。坐食日消。縱使不賭不嫖。不好不僞。而日積月累。囊篋空虛。自有轉而必敗之勢。又烏能競裕後而爲一世完人哉。昔子朱子之釋論語色難句。有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怡色。有怡色者。必有婉容。又後人之作色難文字。有曰。父母之前。旣不可以理義之說繩。又不可以賓客之禮待。此是論孝之至。至論人之窮通。孟子則云。生全出於憂患。死亡由於安樂。旨哉斯言。愿爾日誦其說。以訓爾之子姪。而力行之。

誠于八則

勤儉孝悌

二

讀書守法

書之爲用甚溥。上則爲聖爲賢爲卿爲相。無不出乎書中。所載以爲
佈施。使之民無犯法。下則爲士爲農爲工爲商爲賈。亦無不出乎書
中所載。使之各盡其長。而不致身有所犯。此書之不可不讀。而不僅
借作爲文字。取功名而遂已也。但人每謂讀書一途。多有費盡錢
文。教子而于一無所成。且更情其四肢。功荒業廢。至老飢餓而死。則
反不如置書不讀之得。留其家產。并或以利營謀。日積月累。而致千
倉萬箱。舉目豐隆。以爲子孫之計。豈不甚善。夫獨不思書如不讀。則
太義不知。視父母等若陌陌。等於禽獸。無異書如不讀。則氣質不化。
誠子八則

而所言所動類多村魯。坐作進退。本不如法。等於牛馬。何殊。書如不
讀。則舉目皆封文墨。不曉而離經畔道之語。得以流入。以爲誦書。九
家所棄。書如不讀。則凡律例所載。奸拐賭博。私宰私鑄。私販。無不可
以任意妄爲。又烏知其於例有犯。於律有乖。而致辱身敗行。家產盡
絕。之爲害哉。且獨不思孔子之論齊景公有馬千駟。死日民無得稱伯
夷叔齊餓於首陽而死。至今稱不絕口。顏子簞瓢陋巷。自人視之。其
憂不堪。而孔子則云。其樂不改。反養其賢。至於命短不壽。在孔子則
曰。朝聞夕死。於生無憾。在孟子則云。盡道而死。是爲正命。并云。雞鳴
而起。孳孳爲善。是爲舜徒。孳孳爲利。是爲盜蹠。可見讀書卽是守法。

守法由於讀書。吾今細爲爾囑。凡詞訟任有不平。不宜輕起。起則
敗名喪節。衙門不宜結交。交則忘親。就踈。開毆。故殺。傷命。例禁甚嚴。
非絞卽斬。賭博。捉獲。律例有載。輕則枷責。重則遣戍。私鑄私貨。私販。
固屬違例。不宜妄行。卽私鹽一節。貪賤私食。亦看官府寬嚴。以爲遵
守。否則有犯。墳墓被人侵佔。若不經官審斷。擅自開挖。則絞。主人之
妻擅娶。是名買休。隔手悞娶。亦屬犯法。例應斷離。財禮入官。充公。不
得稱有婦人。號字。抵飾。姦拐。致婦含羞自盡。律應絞。抵族有滅倫不
法。止宜送官重究。若竟削其譜。釘於律。大有所碍。國課宜早輸納。
不得貪賤私付書差。包完致陪契約。價銀年月。不得望自後填。致干

察。究。授。稅。宜。將。銀。約。全。支。不。得。貪。賤。輕。信。衙。門。延。推。及。貪。一。半。掛。號。
沒。累。凡。此。皆。屬。守。法。大。概。餘。則。詳。於。思。患。預。防。中。以。見。書。不。可。不。讀。
而。法。不。可。不。守。者。如。此。

敬祖收族三

族者何是卽我祖支裔所共聚。祖者何是卽我祖我宗支裔所共尊。故敬祖卽所以收族。而收族卽所以敬祖也。奈何人各有祖。而祖宗之靈。原賴乎祠宇。以棲祖宗骨殖。原賴乎墳墓。以固祖宗祭祀。原賴乎祭田。以供知其祖之當敬。而卽建祠以棲其神。買地以安其魄。買田以供其祀。以至晨昏朔望香燈不絕。則敬祖之能事已盡。而又將祖祭田輪流管理。年清年欸。簿賬井明。有債則查本年之餘。而悉償之。戶欠則查本年之賬。而悉取之。總不假借存積。以爲捲吞留債。不還。以爲磊砢。此是真正敬祖。無有可議。如其祖祠不修。祖墳不顧。祭

祀不理，朋黨勾結，彼此欺瞞，經年不筭，有債不還，有欠不追，以致祭祀有虧，香燈有缺，在廟紳士各自爲黨，此謂彼詐，彼謂我虞，并或藉有祭祖爭田奪耕，恃衆持械，毆傷命以大欺小，以強凌弱，成其重案。如廣東等處族大，恃其祭田廣置丁繁，人衆殺死多命，節奉官府，查拿謂其祭產不宜多蓄，多則滋事，各官洞見是情，卽爲出示節制，余已將此告示刊刻譜首，令各共曉。凡此皆是有祖不知，且并不知有族者之所爲耳。夫旣不知敬祖，則又烏知有族？其收族之法，大約族大則人衆，人衆則當將其宗譜以修，但不可召無本子姓，使其混入以亂我宗。其次則以每年祖祭之餘，設其鄉會科試之質，以惠士子。

或設族學之俸以重師傅。或設小考舉賢以獎後進。更或祭有餘剩。隨其橋梁道路。應助多寡而酌與之。此是至公至正之行。不可從中阻遏。至或族有結構。則當審其是否確據。以爲勸解。但不可信一偏之詞。以爲固執。且并不可因其不聽而更爲之唆告。乃有一種生業不事。以衙門爲生捱。或因至親平昔慳吝。不爲周給。則捏漏契不稅。停棺不葬。同賭同嫖。造批訛詐。尤屬昧其天良。忘其一本。迨至經官審斷。輕則笞杖。重則枷責。是徒使人耻笑。目爲匪類。此我孫子當以余言爲是。

遠邪崇正

邪者邪於一偏之謂。正者正而至正之謂也。邪則所爲在利。正則所爲在義。邪則當言不言而意別有所注。正則當言卽言而志一定。不後邪則坐作偏倚。而眼多四顧。正則舉動無虧。而言笑不苟。邪則皆地慙慙而行多詭僻。正則當場直截而詞語堅勁。邪則絲毫必爭。飲食必計。正則克己待人。視有若無。邪則與邪爲朋。而見正則避。正則與正爲友。而見邪則憎。但邪心意莫測。多善諂媚。每欲附正爲害。而正精力不衰。尚能拒絕。若使年已老耄。精力不勝。其邪最易眩惑。所爭只在毫厘。而事判若天淵。將正從前所爲。硬直心腸。正直無私。品

誠子八則

遠邪崇正

七

行名節。未必不因此而失。正如人逢毒中藥不可解。今欲得其治療之法。須於夜靜平旦。如能一旦覺悟。而不爲其所惑矣。余今年老。亦被奸媚。但此止屬小害。寃無足計。惟有邪教惑衆。各爲消災。實爲聚衆謀爲不法。尤所當絕。至於衙役亡命。皆非善類。不可聽其坐談。致壞名節。均宜筆記。以見奸邪萬不可伍。以爲余之孫子囑。

茹苦甘貧

五

貧有出於游惰而不事乎生業者其貧本是自召而非安分之貧。其貧之苦雖茹而不甘。貧有出於老耄而子又多而幼不能繼其口者其貧本自天致而非人力可挽。其貧之苦不得不茹而甘。夫貧衣不能禦寒食不能充口可謂苦矣。其苦安甘若欲無作妄爲反苦爲甘。上有天理下有王法其苦更甚。且人生有是心心旣與人皆同則甘與人皆好苦卽與人皆惡。奈何我欲其甘而使彼反受苦我惡其苦而反使彼欲甘。正如割人之肉以補己瘡其心大與人殊。且天生我面目旣不與人相同正是天欲分其品彙別其良枯孰是爲善孰是爲惡。

誠子八則

茹苦甘貧

八

爲惡孰是爲善而應甘孰是爲惡而應苦孰是行善而甘應孰是行
惡而苦來若使反其天良作其不靖則心可變而面與目難變爲問
上有天理本心既生面目尚在其尚可以對天否下有王法面目未
改其尚可以脫逃否且人生有是心心能安分茹苦是已全其心也
本是心以全其面心正則面目自可見人是又全其面也故苦不可
不茹苦茹則貧甘矣貧甘習之如常則茹自不苦矣吾今細爲爾囑
爾或貧不能甘則當苦以守之而不失其本然之心本然之面爾不
茹苦而妄作妄爲稍露四獄其苦如何下如出作人總盡其事之當
或窮或通不假疆爲存本然之心以對天守空面目以見人安在苦盡
而甘有不見來爲極通有不見至吾決未之信也故特筆此以爲佛佛

審時度勢六

天下事總不外乎一理以爲推究。然理有一無二而理之在於人身。又當視其時勢而兼察之。則理始行於世而無碍。蓋時有古有今。凡物有在於古而云樸者。今則競轉而爲華矣。古有價云賤者。今則競尚而云貴矣。并有古所共尚之事。今則議爲過侈。古所共守之禮。今則議爲瑣碎。而且歲序有遷。寒暑有易。豈非時有不同。好尚各異。而不可以一律定乎。若在乎勢。既有強弱之分。又有貴賤之等。親疎之別。并或地道有阻。閼隘有滯。命運有牽。禍福有變。豈非勢有難爲而不能以卽爲者乎。但年少無知。類多性急。行無不敗。若是老成。自多